从“一多不分”看中国经典的翻译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 刘雯

为期半个月的国际儒学与中华文化讲习班圆满结束了。因为这次讲习班，我有机会如此集中地参加各位教授的讲座，能够与儒学、哲学、英语、中外关系等各领域的学者聚在一起思考、讨论，实在是今年最幸运的事情之一。以下，我将我的感想与思考成文，既是总结也是感谢。

一、对于课程的感想

作为一名历史专业的中国学生，这次讲习班给予我的冲击特别巨大。课上老师所使用的材料之前都接触过，也十分熟悉，然而，这次老师们解读材料的角度却是全新的，让我受益良多。

1、安教授

安教授是一位100%的西方人，是一位让人敬重的哲学家，在经过几十年的对汉语和中国经典的研究后，才得以形成自己的哲学体系。安老师的研究成果不仅为我们打开一扇新的研究中国哲学的大门，也是我们了解西方思想的很好的途径。

安老师的课堂深入浅出，他常常能从生活中的例子或是有意思的事件出发，引人思考。比如，他就提出“Hello everybody”与“大家好”虽然同为对在场人的问候，但意思就真的是对等的吗？从这一点出发，讲到中国人的关系哲学和角色伦理，从而引出后面的系统。在整个课堂上，安老师会列举许多东西方的例子，这些例子因为与我们都息息相关，所以有很强的说服力，也有很强的“说明力”，即让人从心底里赞同他的思想。

安老师的一堂课中曾引用“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生在此山中”来说明人所处的位置不同，看事物的观点也会不一样。课后我向老师请教，到底哪个位置才是最好的？安老师告诉我：“位置不同看到的东西也不一样，但这其中并无高低之分……我们往往得到的只有部分真理，作为哲学研究者，我们需要不满足于部分，要争取从尽量多的方面看问题。我们也许无法得到真理，但却应更接近真理。”

哲学家给人的指点是启发性的，安老师便是如此。

2、田教授

田教授对于东西文化与哲学的理解不仅来源于研究，更是多年来在国内外生活的感悟。文化大环境对人的影响是不可抗拒的，如果真的想了解一种文化，不仅需要从内部去了解，更需要从外部观察。我们需要去学习西方文化，才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文化。

田老师的课中引用了大量西方哲学家的思想与论述，对于建立基础的西方哲学认知有很大的帮助（比如讲座《从苏格拉底到自由主义的一多二元》）。田老师的核心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的关系上。田老师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儒学是有天然的、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一点，在文献与思想中是得到了认证的。

田老师的课程里也有许多翻译，就经典翻译的问题我特意在课后请教过他。田老师认为单纯懂得语言是做不好经典翻译的，我们不能从目标语言中去找相近似的东西来表达咱们的东西，这样的翻译不准确的。只有把翻译放到哲学的框架中，才能把正真的内核翻译出来。

在安老师与田老师的课上，“一多不分”这个哲学概念被反复强调。“一多不分”在一定程度上是针对“一多二元”提出来的。对于中国人来说，理解来接受“一多不分”并不困难，因为这是我们传统中就有的东西。一多不分讲的既是个人与大众是不分的，也讲的是真理是存在于世界万物之中的。在做任何研究中，一多不分的概念都有很强的指导意义（这一点会在后文讨论翻译时提及）。（真理一词需要阐释哈，它的英语是“truth”，与汉语“真理”在两个文化语义环境完全是两回事，中国应给以注意）

3、王教授

在王老师的课堂上，出现了此次讲习班最激烈的讨论。从“阴阳”这个话题一直延伸到婚姻。在这个话题的讨论中，中西的不同年代的不同体现得淋漓尽致，对于传统的婚姻关系的探讨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特别是英国的同学，对于中国年轻人的婚姻现状有很多想了解的地方，包括两个人的相处模式、不婚是否会有压力等等。而在场的一些中国学员，特别是年纪较大的男性学员，对于传统的婚姻关系表现出强烈的维护的态度，而年轻的女性学员或与国外联系较多的学员则更开放一些。

王教授的课堂大家讨论得很多，十分注重性别对研究的影响。从王教授的课堂我看到了学术界女性的风采，那种稳重与严谨。说到底，男女平权更多的还是要靠女性自身的强大。

4、江教授

江教授对于道家和儒家都有很深的见解，他的课与王教授的课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会引用很多史料，对于历史专业的我，这是很熟悉很亲切很有说服力的。因为语言的不同，我们可以更清楚地了解江老师的思想。比如，老子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之句，对于“生”的翻译，江老师用的是“gives birth to”，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二”与“三”在江老师的心中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多个个体的组成。事实上，课后与老师确认，他也证实了我的想法。这一小小的事例，又让我看到，语言在思想及理解上的强大力量。

二、与英国同学交流的感想

同期的学员有很多是英国人，与他们交流可以得到很多新的想法。然而，交流有时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特别是对于一些英语口语并不很强的人。

交流的第一步一定是要自己走出去。当提到交流时，这是我最先想到的。从2007年进入本科的学习后，我有不少与外国人交流的经验。加之毕业后在外企工作了三年，让我对外国人形成了一定的印象。然而，与这么多位外国同学一起上课还是头一回。慢慢地我发现，其实大家都在等对方先开口。

以平等与尊重的态度配合一些积极，任何沟通都是有可能的。

三、对经典的理解

自古文史哲是不分家的，然而，文史哲的差别也是很大的。章学诚有言“六经皆史”，然不管经史皆载于文，而文又载道。所以，文史哲的关系既紧密，又复杂。从经典流传于世开始，就有很多学者对其进行阐释从而形成了不同的学派。

在阅读经典时，常常有人会去读译本，或是译成白话文或是译成外文。然而对经典的阅读次数越多了解越多，就会越感觉到，对于经典的阅读绝不是留在字面上就可以的。这也是田老师所说的“哲学层面”的东西。

其实不止哲学，还有文化风俗的东西。每一段文字，每一句经典都有形成的背景。为何先贤会讲这样的话，又为什么这句话能得到大家的认可，这与当时的社会风俗有很大的关系。而社会风俗的形成又与当时的人与自然有关。所以，要真正读懂经典，还要了解当时的历史。

同时，经典是一种在不断完善的系统。因为经典的主流属性，无数新的学者学派都是从经典入手，通过诠释经典来构建自己的思想架构，来证明自己的正统及合理性。这样，又使得经典在不同的朝代又有了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一旦被官方或是主流确认，又成为经典新的枝桠。

以《论语》为例，其中有一句：“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矣。”对于这句话的理解，宋朝朱熹在《四书集注》中说到：

“夫，音扶。以己及人，仁者之心也。于此观之，可以见天理之周流而无闲矣。状仁之体，莫切于此……譬，喻也。方，术也。近取诸身，以己所欲譬之他人，知其所欲亦犹是也。然后推其所欲以及于人，则恕之事而仁之术也。于此勉焉，则有以胜其人欲之私，而全其天理之公矣。程子曰：‘医书以手足痿痹为不仁，此言最善名状。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若不属己，自与己不相干。如手足之不仁，气已不贯，皆不属己。故博施济众，乃圣人之功用。仁至难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观仁，可以得仁之体。’又曰‘论语言‘尧舜其犹病诸’者二。夫博施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必五十乃衣帛，七十乃食肉。圣人之心，非不欲少者亦衣帛食肉也，顾其养有所不赡尔，此病其施之不博也。济众者，岂非圣人之所欲？然治不过九州。圣人非不欲四海之外亦兼济也，顾其治有所不及尔，此病其济之不众也。推此以求，修己以安百姓，则为病可知。苟以吾治已足，则便不是圣人。’吕氏曰：‘子贡有志于仁，徒事高远，未知其方。孔子教以于己取之，庶近而可入。是乃为仁之方，虽博施济众，亦由此进。’”

这是朱熹在宋朝时的理解，中有“程子曰”，便是经典在时间中生的新的枝桠，而后来朱熹官学地位确定后，《四书集注》又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理解又成为了经典新的内容。

对于这一句的理解，安老师的翻译是：“As for consummate persons they establish others in seeking to establish themselves and promote others in seeking to get there themselves. Being able to find correlations for one’s conduct in those near at hand can be said to be the method of becoming consummate in one’s conduct.”

这不仅仅是翻译，而有西方哲学背景的学者在了解了中国文化研究了中国经典后用母语进行诠释，而这种诠释得到了大众的认可，并在各国学者中传播，这便是经典在全球化的时代里的生长。当不同语种的诠释加入到经典的体系中来后，对经典的理解成几何倍增加，而经典的体系也会以更快的速度扩大，对于经典“全貌”的理解也将更加困难。

就像安教授在一次课后交流中说过的一样，我们只能得到“部分真理”。对于经典的理解，我们所有的结果都是“部分”的使得经典魅力无穷。

五、对经典的翻译

中国经典的价值一直以来在世界上并未得到应有的认识，近年来的中国热让此种情况有所改善，然而，我们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首先，便是做好翻译。

翻译的前提便是对经典的理解。近代以来，对于经典的翻译进入一个高峰。开始是传教士，接着中外学者（汉学家、官员）、官员，因每个人的经历、立场不同，他对于经典的理解也就各异，因而各个版本的经典翻译也就有了自己的特别。

在此，我无意评价版本的好坏，因自己学识不够，也因为我认为存在的东西都有价值，人应该以更开放的眼光看待世界。经典是最原始最本质的规律，不同领域的人在诠释时所表现出的特点是对经典的运用，是一不错的想法。

事实上，不仅将经典翻译成外文叫“翻译”，现在把经典翻译成白话文也叫“翻译”。古代有“注”有“疏”，“翻译”的地位事实上应与“注”、“疏”等同。在此次的暑期班中，我有幸读到了各位老师对于不同经典的翻译，让人耳目一新。作为一个历史专业的学生，我在研习经典的同时，也将花更多时间在英语学习上，希望在将来能在经典翻译上有所建树。

六、翻译中的“一多不分”

在安教授与田教授的课堂上，“一多不分”被强调多次。事实上，“一多不分”在某种程度上，既可以看成是一种世界观也可以看成是方法论，而“一多不分”作为方法论的作用，对于翻译很有意义。

在上一小段，我将自己对于经典翻译的思考作了记录，在这一小段，我想说说我思考的“一多不分”对于翻译的指导意义。

传统的翻译说得最多的便是直译与意译，然而这两种翻译的原则都是建立在两套系统对应的系统的前提下的。以中英翻译为例，不管是直译还是意译，都认为中英有对照的词汇或表达方式。这样的理念在意思与感情的传达上并无大碍，但如果涉及到经典，这便远远不够。

经典是会被反复推敲反复诠释的，如上所分析，经典不仅仅是字面所表达的意思，还有深刻的文化背景跟历史渊源。只有在懂得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与历史后，才能更好地将经典所表达的深意转述出来。

就像在中国历朝历代都有人对经典进行解读，对于经典的翻译，不论目标语言为何，都应该有不同的版本的翻译。不同的人，甚至同一个人的不同时间都可以尝试去再次翻译经典。只有这样，经典的体系才能得以完善与生长。

经典就像是蕴含无穷可能的种子，翻译是它的一部分枝桠，对于种子来说最重要的是可能性，是生命与活力。对于种子成长的结果也可以有不同的态度，我们可以认为好的植物需要修剪（因此，在翻译时，我们尽可能的设定多的原则与规矩，使经典的翻译有一定的范式），我们也可以认为，自然有自然的美（因此，我们以开放的眼光看待所有的译作，批判地接受）。

在一多不分的范式里，翻译是“一”，它与这个世界的“多”是分不开的。只有在译者尽可能的掌握了多后，才能更好地处理这个“一”。而就像安教授说的，我们永远无法完全掌握“多”，所以，这个“一”只能不断地去完善。

一多不分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念也是可以结合起来的。在众多的“多”中，我们可以有主次的偏重某些“多”，根据自己的知识背景让“一”有一定的特色。而这样的“一”又成为经典翻译系统中的某一个“多”。总的来说就是，“一”与“多”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视点/视阈的一多不分）

七、中国经典如何走出去，走出去后对中国、国际关系有何影响

在这次学习班的学习中，我得以以全新的角度来看待经典，看待中国文化。当我有机会用另一种语言讨论学习思考我们的经典时，我对我们的经典有了新的理解。

在开讲的第一堂课，安教授便提出世界上所面临的众多困难，认为中国哲学不失为一种可以解决问题的选择。中国哲学蕴于中国经典之中，而前文提到，中国经典的价值历来没有被很好的认识。中国经典如果能走出去，去影响世界，定是件大好事。

“中国经典如何走出去”这个问题已经有很多大家研究过了，但近来的研究又有了一点不同。之前，我们落后挨打，于是，我们希望文化输出能增加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从而提高我们的国际地位。然而今天，我们的国际地位提高，文化的输出是希望能解决世界的问题。这种改变对我们的研究也是有影响的。

中国文化的走出去是靠全世界的学者一起努力的，事实上，在很多方面，特别是译作方面，外国学者比国内学者做得更好。中国学者，特别是中国学生应该如何努力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对于中国经典、哲学走出去后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到底会是怎样，现在预期以及势头是乐观的。中国哲学主“和”主“德”，这已经能解决现在世界上的大部分问题。而中国哲学的应变能力是十分强大的，对于新的问题，我相信，我们可以找到最优解。五千年的风雨而成的今天，我们一定要对自己的哲学有信心！

刘老师：很好！谢谢对讲习班支持和感想，有些感受会给我们今后的教学一些有益思考。您提的“一多不分”对翻译问题的启示十分重要。